

# 山地与我

陈旭波

一个人坐在书房看书写字久了,便很想出去走走,活动活动筋骨。那就如往常一样,离开书房,走出院落,沿着熟悉的小路,走向我的山岗。山岗像是早已端坐在那里,等我唤我,却秘而不宣地存在了千万年。

早些年,离开故乡,独自去城市谋生。生活的浪涌,一日日地扑面而来,打乱节奏,让人一拍三摇,心浮气躁,调整不好心态。市声如潮,淹没了光影纷扰的表象,我很想浮出来,想回到故乡,去看一眼原野、丛林,看一眼山地、海洋。我拒绝这样无根无定的生活,我想要的不过是一个真实、简单和安定。这样一种想念和愿望,其实埋藏在心里由来已久。可难道这永远只能停留在愿望里吗?我该何去何从呢?自此,思乡之情犹如醇酒,一日浓于一日。于是,我重新选择生活,在初春时节,毅然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,回到了温馨的家。

家里有小院,有花草,有小树。院落拐弯有一条卵石小路。小路两旁有好风景。路的右边是一片小竹林。微风入林,沙沙响;鸟儿离巢,飞的飞,歌的歌。这时,竹林仿佛有了勃勃生机,小路也像有了勃勃生机。再走过去,是一处篱笆围成的果园。有梅,有桃,有橘,有枇杷。早春的园林好似一片香雪海。二月早春,梅先开花。然后,桃花也开了,人面桃花,相映成趣,看着也很可爱。

走过果园,不远处就是崎岖的山道。中间一段,小石头垫成的山道有点陡峭,走起来要费些力。两旁茶树齐腰,如灌木丛。它们紧紧地抱在一起,一团一团,一排一排,结成一家亲的样子。茶树因山势走向呈阶梯状,由高到低,有条不紊,蜿蜒向前,此起彼伏,伏足有半里。二月早春,梅先开花。然后,桃花也开了,人面桃花,相映成趣,看着也很可爱。

山岗就在跟前。

山岗是一块约一百平方米的平地。有一小块沃土上生满长势优良的土豆;还有南边向阳的地块,菜花一大片一大片金黄,白蝶、粉蝶,花间恋舞;还有一处丰茂的绿草地,野花野草,在上面泼泼洒洒,开得烂漫,开得沉醉。不远处,还站立着一棵大树。我叫不出它的名字,看它长得神采奕奕,就叫它神树。神树有它自己的挺拔和俊俏。一叶叶近乎肥硕的翠绿,在澄明的阳光下,在柔和

的微风中,养眼养心——它清明如泉涌,鲜润似玉脂。平地中央曾筑起过一座六角亭,是座石亭子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后来亭子被拆,只有基座尚在,磨石子的地面还较清晰。基座不高,座面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土砾,周围还缠了些枯藤。我喜欢站在基座上凝视远方,眺望世界,这种感觉就像是站在时间的平台上,眺望过去和未来。我就这样出神地观望着山地,思绪被眼前的景象深深牵引。

人在岗上,视野开阔,气象万千。故乡三面环山,南面朝海。白岩山、银岗山和田螺山,三山相对相通;陶溪、峻壁溪合流流向象山港。海的那边,也是群山起伏。在故乡,山与海是连成一体的。故乡是块福地,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。她沃土遍野,阡陌纵横,海域宽阔。我发现故乡存在的一切是如此完美,完美得近乎没有残缺。它的完美、和谐与神奇让人感觉不可思议。如果你在旭日东升或夕阳西下之时,站在岗上凝望,可以看到那广袤的大地,辽阔的海洋,无数的生命在腾跃,在生长。那升起的、回落的太阳照耀着故乡的山地与海洋,目光所到之处是金光灿烂,一片明亮。

当我在这一瞬间睁大了双目时,突然感觉到眼前的一切都变得簇新而陌生。故乡是如此美丽,如此神奇。我忽然想到,我们面对的这个不也是一个熟知而又陌生的世界吗?它深邃新奇、奥妙莫测,有待我们去感知、去熟悉、去探索。站在岗上,我明白了个不争的事实:对于我们而言,山脉、土地和海洋,是千万年不曾更移的背景,我们正被一种永恒所依托。

生活在故乡的日子里,多少次,我总是这样沿着小路走去,走向山地。我发现,小路是一个入口,是一扇打开的门,是我与山地之间的通道。山道弯弯,两旁野草丛生。走在山地里,扑面而来的是泥土的气息,生命的气息,它是如此浓烈,如此鲜活。泥土厚德载物,滋生一切,是万物的生母。但她在低处,我得伏下来,将身心紧紧贴近,倾听她的脉动,用手轻触、抚摩,感知它的体温。每到这个时候,我的整个身心才能完全放松,才能获得真正的平静。一个人,像一棵幼苗一样,在一方泥土上萌生,在山地里长出第一缕根须,直至长成一棵参天大树。他的一切最初都来自这里,这里是生命之旅出发的源头。人其实不过是一棵会走动的树而已。我们的梦想,我们的激情,全是这片泥土所给予的。

我总是独自一人静静地来到岗上,凝眸混沌的山地。它深深地吸引着我,诱惑着我。我发现心灵可以分解,它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对话。这样做只要一份不同寻常的宁静,使你能够倾听。我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一样,只有走进山地才

能安下心来。我可以选择去做一株草,或一棵树,扎下根须,成为山地的一个部分。我跟随山地的精灵,随它游遍每一道沟沟坎坎。我的呼吸汇成了风,从草叶和山道间吹过,又回到原地。庄稼、花草、丛林,蚂蚁、飞鸟、人,与之相似的无语生命比比皆是,它们原本就共生于一体。我渐渐接近了一个巨大无边的原生地带。我认识到在它泥土的表层之下,有着我以往完全不曾接近过的东西。这是在它肌肤纹理之下更真实的存在。它撒落在山地里,也潜隐在万物间。它是幻化了精气,有形无形,有声无声。所有的声音都撒落在这里,所有的神力都凝聚在这里。这是一个永恒的天地,蕴涵丰富,秩序井然,浑然一体。它是一个真正与我们肌肤相亲的世界,是我们的情感和精神源于生长的地方。有了它,我们的精神,从此有了反应,形成触动,就好像一只手在黑暗中,失去视力的帮助,去触摸那个给予凉热痛痒的光和力的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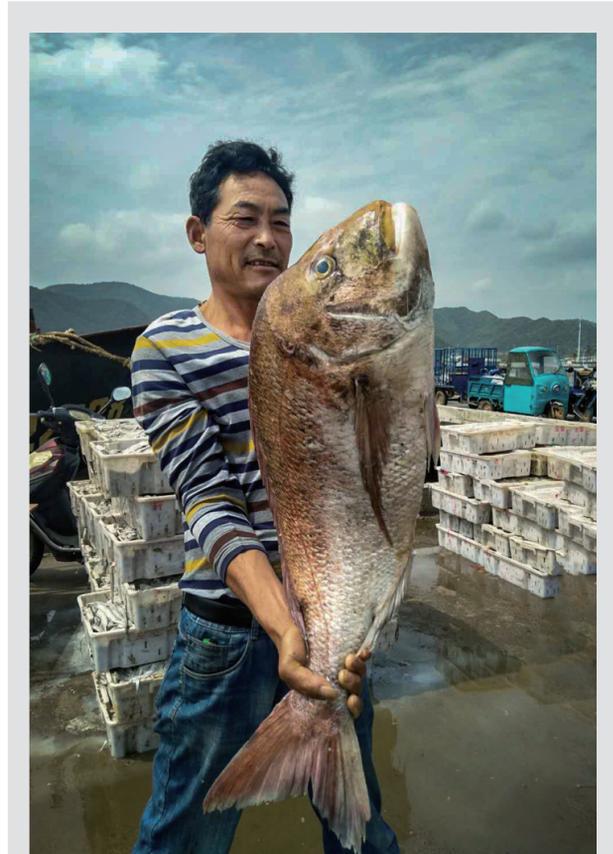
此时此地,我的倾听像是吸收,我的凝视像是融入。耳听口念,凝视着这一派无言景色,我静静地感慨。我知道我顺从着一种无形的力,感应着一种伟大的爱。当我的

感知一刻刻清晰,当我的生命一分也不能缺少这种力与爱时,我信了。我在春光秋阳下,满面欢笑、流汗。

站在山岗上,深感这世界生机盎然,郁郁葱葱,有着永不停息的蜕变、消亡和诞生。我发现,山地的躯体负载着江河和村镇,让人们和其他动植物在它的腹背生息。山地上有劳作的农人,他们日复一日的劳动,铜色躯体与山地连成一片。山地与人之间用劳动沟通起来,人在劳动中与山地及周围的生命结为一体。他们长得英气勃发,光彩照人。

现代人的格式化的生活方式,损失了人的感知器官。我想,一个现代人即便睁大了双目,还是拨不开无形的障障。错觉总是缠住你,使你迷失。心在迷途,还不自知。孤独往往是心与心的通道被堵塞。内心被物欲充斥的现代人想要眼明神清,不断成长,恢复被磨钝的感性与悟性,需要一种强劲的精神,这精神的源头就在大自然当中。这就越是发展迅猛的地方越是要寻根,越是现代化人们越是要回到古典。这是心灵的需要,是灵魂的渴望。

于是,我决定不再离开山地。我的山地,我的家园。



收获

严妙月 摄

# 一泓清泉入村来

毛柯柯

“还真早煞啦,还真早煞啦,这天家啊,真真是早煞人啦!”

“为之嘎讲呀,这个夏天整整有七、八十天一滴雨也不落,咋会不早煞啊。”

“今年的旱季之长,对东山来讲,历史上也少有啊,真是前世也没有遇到过!”

以上的对话是1968年夏季,我在东山村时常听到老年人碰面时的一问一答。言罢之后,彼此都“唉!”的长叹一声,仰望那燥热无云的天空,一副愁苦的面容,老天爷要是再不落雨啊,实在是旱得熬不下去了。

溪口镇东山村自有人居住后,在漫长的岁月里,世世代代的农民吃水完全依靠老天。我小的时候,家里的屋檐之下,摆放一大一小两只水缸,每当雨水来临,外婆都要把小水缸清洗干净,小缸里接下的檐头水沉淀之后都要转移到灶房的水缸里,是食用水。而大缸里的檐头水则主要是用于洗脸洗脚,浆洗衣裳。这在东山村有许多农民家庭里,情况大致是相同的。那时候,我正处于好奇顽皮的年纪,常常会从溪滩石头的下面摸来指甲盖大小的螃蟹,都丢进大缸里,螃蟹也会慢慢地长大。

在檐头水不够吃的日子,我和外婆就要去“大水坑头”里抬水吃,这是全村人的饮水之源。“大水坑头”在村庄对头山之下,那是一条由西向东,从上到下的山涧经过东山村时,溪流在上周家的下方,突然遇到了一个垂直10余米的落差,在水流自由下落的作用下,冲击出一个深潭,形成了十余平方米的大坑,水深三、四十米,东山人把这个关乎生命的水源地称为“大水坑头”

1968年七、八十天的大旱,“大水坑头”也干枯无水,仅剩下一坑发白的鹅卵石。东山人仅有的水源地就在更远的木林庙的山下了,老一辈人习惯于把那儿称作“庙下冷水孔”,那是再旱的季节也不会干涸的水源,但平常是没有人会去那里担水的。“庙下冷水孔”的水全部是从岩石缝隙里滴渗出来的,细细的涓流汇入到一个竹篮大小的水坑里,那些经岩层过滤的清泉极为清澈和洁净,即使在炎热的酷暑季节,喝一口也会透心的凉。

去“庙下冷水孔”抬水是极为艰辛的事情,它在陡峭的山坡之下,走下去以及回上来,必须要走盘绕在竹林中的羊肠小道,我和外婆抬水上行需手脚并用,与其说走,其实如同在爬。一老一少两个人晃悠悠,七撞八跌地到了家里,一凹斗的水有三分之一都泼到外面了。在“庙下冷水孔”抬水更为痛苦的事情是被蚊虫叮咬,竹林里的蚊子又大又毒,防不胜防,抬一趟水我总要被叮咬几十个红包,真是奇痒无比。因为水少人多,每次抬水都免不了排队,水渗出来太慢,一铜勺舀起的水往往只见底子,盛满一水桶可想所费的时间。

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,我的小伙伴董安国的母亲,她也是我的舅母,半夜三更独自去庙下挑水,那年她大约五十岁上下。冷水孔在很茂密的竹林之下,白天也见不到一丝丝阳光,夜晚更是阴森可怕。黑夜里,周边只有泉水的叮咚声,铜勺的舀水声,和往木桶里倒的倒水声。突然,山林里的草丛中响起了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,就在舅母回头张望的一瞬间,一条一米长的黑影腾空跃起,越过她的脊背而逃窜,舅母刹那间昏厥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,家人才把舅母抬回家里,之后又送去医院,这一突发事件让舅母受惊严重。以后夜半三更去庙下挑水的人,都会相约着结伴而行,独自是万万都不敢了。

东山当年如此天旱缺水,与生态系统的破坏有密切关系。奉化多为丘陵地势,古往今来,五岳山头的人们做饭,完全是依靠柴火。到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砍柴已经相当困难,一座一座的山头都像削过一样,松毛丝、芦草都当成柴给砍回家,要去的山上是越来越远,越来越高。大人们都是到商量岗去,一天只能一个来回,如此状况,山间的涵水能力越来越弱,大旱自在情理之中。

到了1971年,东山村附近的木家湾村为了解决吃水问题,他们学习“红旗渠”精神,在千丈岩的半腰间开凿水槽,引水入村,那时我们的耳边时常响起一句非常豪迈的口号:“小小木家湾,劈开千丈岩。”记得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参加修水渠的劳动,我们还在岩石上用大刷子沾上石灰水,写下很多鼓励性、战天斗地的标语。之后,东山人也自己组织劳力,在蛤蟆坑修起了一个大水库,把商量岗的清泉引入水库,再从水库到东山村修了一条长长的水渠。当我得知商量岗的清泉已经源源不断地流到东山村的消息时,当我得知东山村民不再为吃水发愁时,我已经在外地工作了,但是我内心的喜悦和兴奋是抑制不住的。多年以后,每当我回到家乡和乡亲们见面时,大家还会激动地向我流露:“我们东山人现在吃水不用发愁了。”

今天,东山村不仅每一户人家都安装上了自来水,村里还建起几座水冲式厕所,厕坑已经稀少和稀奇了。不少的田间地头也都装上了自来水龙头,干完农活的人洗一把脸相当方便。曾经每户必备的大小水缸,如今已没有多少用处,它们倒扣在院落的墙根下,给人以沧桑的感觉,缸体釉面脱落所形成的斑驳,仿佛是一个个甲骨型文字,记录着令人难忘的往事。

今天,东山人用水和所有的城市基本上没什么两样,农舍里厨房、卫生间、洗衣机的用水都方便自如。如果说有什么不同,那就是东山人现在所吃、所喝、所用之水,都是矿泉水级别的甘甜之水,而且村民都不需要支付水费。

# 不亦乐乎

沐小风

三毛曾写下过人生中21件令人快乐的小事,结尾统统都是“不亦乐乎”。比如,她说,“匆忙出门,用力绑鞋带,鞋带断了,丢在墙角。回家来,发觉鞋带可以系辫子,于是再将另一只拉断,得新头绳一副,不亦乐乎!”

哈,觉得自己跟她颇类似,赶紧也来“不亦乐乎”下。

中秋节后从娘家回来,下了公交车想起有个快递,遂顺道去取。快递是一箱餐巾纸,很轻,叫女儿拿着,自己左右开弓加满身披挂,亦步亦趋往前挪,毕竟老妈让我带回来的东西永远比我送过去的要多得多。路过小区超市,看到一小女孩舔着冰棍迎面而来,口水顿时溢满口腔。回首与女儿对视,只听她说,咱听从医生说的,整个夏季都没怎么吃冰棍,现在天凉了总可以吃了吧?我郑重点头。娘俩欢天喜地将手中物什往路边一放,冲进超市直奔冰柜,出来时已各叼一支冰棍在口,吮吃撒物两不误,辗转腾挪至自家楼下,双手酸麻,冰棍已经全部

落肚,惟唇舌尚留甜甜凉意,母女对视发笑,不亦乐乎!

正在卫生间对镜贴花黄,听闻门外有人清扫楼梯。赶紧穿鞋拎包出门,果然是长久未见的清洁工大叔。请他跟我一起下楼,小间门打开,灯打开,纸板箱已堆成山。我让他慢慢整着,离开时关灯锁门即可,我去上班了。他连声感谢,我答应该是我感谢他才对,他帮我整干净了小间,节省了我的力气和时间,更何况这些纸板箱卖了几元钱;重要的是日后我还将因这小小的乐善好施,不断收获他的笑脸。利他即是利己,不亦乐乎!

清理手机便笺,发现跟拆迁办某工作人员约定的采访竟全然遗忘,赶紧抄下手机号欲拨打再约,翻了案头日历,呀,“拆迁与蝶变”征文早已截稿。于是发短信向人致歉,并曰来日方长,有空定当再好好约谈。同时心中窃喜,健忘令我无意间逃过一“劫”,不亦乐乎!

B总第一次来公司,我看他坐下喝茶也不摘下墨镜,笑问是不是在学香港导演王家卫,结果他委屈地取下墨镜,露出红肿的双眼皮,说

自己双眼得怪病多年,四处看眼科,甚至去国外寻药,目前在用一种进口激素软膏,患处却一直时好时坏,没稳定疗效。戴墨镜并非他爱美耍酷,而是用来遮光,更怕有碍观瞻,影响别人心情。我问他患处是否常发奇痒并伴起皮,并断言此非眼疾,而是眼部皮肤真菌感染而已。他以为遇到女巫,惊叫而起。我赶紧安慰,并告之有办法。翌日,陪他去认识的皮肤科医生处配得外用婴儿霜一支,抗过敏药一盒。两周后奇痒已愈矣。多病成良医,为有需要者指点一二,我举手之劳,他行之有效,不亦乐乎!

去经常光顾的早餐店买黑米饭团,看到柜台前贴了一张店面转让启事。以为店主要转业,遂跟漂亮的老板娘表示遗憾。结果她说,要转让的是她的另一家店铺,同样卖各式饭团,就是生意太好,忙不过来,有些累了。遂放下心来。这么好吃的饭团就不用担心吃不上了,不亦乐乎!

刚在微信中看到了直升机,超燃的宣传视频颇有好莱坞大片的即视感。下午有事骑车外出,忽闻空

中嗡嗡作响,抬头只见一架直升机慢慢从大树的浓荫后钻了出来,通体漆黑,螺旋桨转得像纸风车一般轻盈。正傻傻猜测全副武装的飞虎队队员会不会沿着绳索从天而降,它却灵活地掉了个头,越飞越远。我嫌没看过瘾,遂骑车追着它,直到它渐渐变成一只黑蜻蜓,消失在天际。回过神才发觉已出市区,索性慢慢骑行回家,一路沐秋光赏野花,清风作伴,不亦乐乎!

某会议结束后,死乞白赖跟一位熟悉电脑软件的公益达人去他家学做公众号,然被留下来吃饭。尝到了他贤惠的妻子做的美食,认识了他优秀而全面的儿子。饭后在他家精心拾掇的小阳台喝茶聊天嗑瓜子。一对璧人陪伴,温风秋风轻拂,天边的夕阳和彩霞慢慢被夜幕遮蔽,明月升空,流云朵朵,岁月如此静好,时光仿佛停驻,心境如湖水安宁,不亦乐乎!

不用羡慕我和三毛。随遇而安,保持乐观,有一颗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好奇心,生活将回报给你源源不断的小确幸。

## 公 棠

南慕容

告诉我,什么是出发?  
一路相送,只有这遍山的翠影  
竹子也有颗颤腾的心  
半生辽阔已入海

桃花是我流放的羁旅  
九曲流觞,止于一只棠棣之杯  
溪水总是太急  
春天是浮华的倒影  
穿林打叶的是故人的笛声

## 三味书店 · 您的精神家园

关注我们  
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 
三味讲座/新书发布等活动  
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 
足不出户,送货到家

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 
地址: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-195号  
联系方式:0574-88571555 88881168